

理解父爱

追忆和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

■贾军礼

每年榴红似火的六月，父亲节的到来都会引发我无限的感慨和永远的怀念。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二十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那些岁月就成为了我余生最长久的陪伴，最珍贵的纪念。于是打开轻易不打开的相册，听妈妈讲讲过去的事情，就成了我和家人们想念父亲时最大的一种心灵慰藉。

父亲的童年是残缺而孤独的。五六岁的时候，爷爷就因病去世，奶奶改嫁他乡，是曾祖母将他 and 姑姑养大成人。所以父亲很少给我们讲起他小时候的事情。记忆最深的是在有一天傍晚，在厨房吃饭时他讲起了自己十多岁的时候，在集市上见到赶集的奶奶，奶奶给他买了两个烧饼，他舍不得吃揣在怀里，冒着小雨跑了五六里路回家的故事。

再后来公社派驻村干部下乡，被选派到我们家的石干部了解到家中的境况，让高小毕业的父亲来到生产队记工分，后来村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父亲和村里的同龄人一起组成了戏班子，排练《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莲花一支枪》《朝阳沟》，舅舅负责拉二胡，经常为乡亲们演出，梳着长辫子的母亲和姥姥、舅妈经常去台下看他们唱戏，一来二去有了好感。石干部了解情况后，马上找本家的长辈商议提亲，就在那年麦梢儿黄的时候，母亲走进了我们贾家大门，村里的宣传队和学校的老师们敲锣打鼓给他们办的婚事。

父亲为人真诚热情，心地善良。经常利用去乡里开会办事帮乡亲们换布证、粮油票，村里乡亲或小卖铺的掌柜偶尔手头紧张，只要张口找到他，自己没有也要从别处转借过来“支援”对方。此外诸如兄弟分家、邻里纠纷、

处理宅基地甚至给人介绍对象的事务更是不一而足。就这样，他从小队会计到大队会计，从调解主任到妇女主任再到村委会副主任，在村里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才辞去村里的工作，随着十万大军西出山西，北上天津，下海搞起了承包工程，开办建筑公司，家里的光景也才一天天好了起来。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跟着他在天津，当时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电视剧《孔繁森》，我写了一篇《工地的观感》被刊登在了《中国电视报》上，虽然只是小小的豆腐块，但父亲很是欣喜，在公司楼下的黄河道影剧院门口的报摊上，买回了当期所有的电视报给公司的同仁们分享。他还带我来到天津市最大的东北角新华书店，给我一口气买了《文学百科大辞典》《早晨从中午开始》《岁月情缘》近两百元的图书。

再后来我在郑州读书，他依然在天津的商海中拼搏，并安排我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早晨》栏目实习。长期的应酬使得他的酒量越来越大，病魔也在一点点吞噬着他的身体。那几年的建筑市场鱼龙混杂，恶性竞标、缺乏资质、偷工减料事件时有发生，可谓处处是急流险滩。但他和手下的五六个施工队硬是凭着林县人的那份厚道和手艺逐渐在天津的建筑市场站稳了脚跟，先后与天津市房建、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签订了工程建设承包合作协议。1999年的秋天，他被诊断为肝硬化。他一边坚持吃药，一边骑车穿梭于各个工地检查进度，但日渐鼓起来的肚子在一点点吞噬着他那心力憔悴的身体，后期每天都要靠输白蛋白、吃利尿片维持，脸色越来越黄，说话越来越轻。

父亲的自行车

■夏春燕

周末，为了迎接心爱的小孙子回家，一向神通广大的父亲果然又变戏法似的搬出了新鲜玩意儿——那辆“老革命”自行车。这是一辆永久牌的二八大扛自行车，三角形粗大的车架，四方厚实的脚踏板，长方形结实的后座。原本纯黑锃亮的车身已经覆上了一层黏腻暗黄的斑驳锈迹，隐约还能看见底下龙飞凤舞的标志——永久。关于这辆车的记忆要回溯到我很小的时候了。

那时候，父亲在车身横梁上固定一个柳条编制的座椅，小小的我坐在里面，母亲则坐在后座上。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上集镇、去外婆家、走亲戚。路上，父亲总能变戏法似的讲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听我和母亲“咯咯咯”大笑。稍大一点，父亲就把我的座椅给拆了，我的座位也从横梁转战到了宽大的后座上。夏天的夜晚，调皮的我喜欢和父亲背对背坐着，看着眼前的风景在我眼前一帧一帧地倒退，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却也满足了我幼小心灵标新立异的愿望。晚风轻轻地拂过我的额发，我晃荡着双脚，心里面是满满的自得与满足。

读小学的时候，我最喜欢下雨天了。因为一到下雨天，父亲便会骑着自行车来接我。细密的雨帘中，我一头钻进父亲的雨衣里，密闭狭小的空间里，我的世界只剩下雨衣下小小的一角。随着车轮的滚动，小小的石子路面一寸一寸地移动，雨衣上

滴下来的小水滴落在坑坑洼洼的小水塘里，溅起一朵两朵的小水花，雨点打在雨衣上，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和着一路上“铃铃铃……”的打铃声，像极了首美妙绝伦的乐曲。也是在那个时候吧，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开始学习骑自行车。小小的我由于身高不够只能从横梁下的三角架穿过去，踩住了另一边的脚踏板。在晃晃悠悠中，父亲扶着我一圈儿又一圈儿不厌其烦地转着。很快，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我飞快地骑着自行车，像展翅飞翔的小燕子。风在耳边“呼呼”吹啸，父亲的脸上溢满笑容！车轮飞扬中，欢乐的童年时光也欢快地过去了。

父亲的自行车是何时从我的生活里渐渐隐退的，我说不大清楚。只记得读师范时的一天，我正埋头做作业，有同学来叫我：“你爸爸来了。”我跑出去看到门口的父亲正慈爱地朝里头张望着。我迎上他的目光，内心里却不自觉地有了一丝异样。父亲是来给我送棉被的：“天快冷了，学校里的被子薄……”“爸！”我不耐烦地打断他，“你干嘛骑个自行车来呀？”他大概是听懂了我话里的意思，悻悻地走了。后来，他再也没有骑车来找过我。也是到很久以后我才恍然想起，从家里到学校往返一趟，父亲要骑整整六个小时的车！

工作的第三年，居无定所的我不顾母亲的反对，一意孤行执意要买下城中一座

2001年春天，他深夜再次咯血，在3月1日的凌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是我们家族同辈人中年长的一位大哥，是在村子里没有和一个人吵过嘴、红过脸的人。那天家中的院子围满许多乡亲和本家的长者。父亲一直相信自己会挺过来的，大儿子刚结婚，女儿刚在县城上班，小儿子马上就要读初中，新的宅基地也批了下来，他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

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春天，庭院里的山楂树开满了白色的小花，家中安静得只有蜜蜂在花圃里嗡嗡的声音和屋檐上阵阵的风声。

似水流年二十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写我的父亲，又怕写不好，是怕辜负了他对我的期望。现在看来，父亲一生最大的自豪就是养育了我和弟妹三人。因为在他的生命里，尝尽了没有父母、没有兄弟的苦难。二十年来，弟妹都已成家立业，母亲也搬进了新房，孙子孙女们都分别上了大学、中学、小学，家乡昔日的泥巴路早已变成柏油路，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天然气。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父亲走了这么多年，我最大的失落是再也听不到他的管教和训斥，也缺少了一个可以倾诉心声、解疑释惑的人，每当看到别的孩子在一起把盏言欢、谈笑风生的时候，心中便会产生莫名的失落和叹息。

记得姑奶在世时常嘱咐我说：“你爸就是你家中的一棵树，一杆旗，他倒了，你就要把它重新扶起来！”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念兹在兹，无日或忘。

在这个属于父亲节的日子，拈一瓣心香，写一篇文字，追忆和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

“老破小”。无助的我跟一向没有家里经济权的父亲打去了电话。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明显地顿了一顿，但很快传来：“我有一点，但不多，你全拿去吧。”约定拿钱的地方是石化的金山卫站，那里离他工作的地方近。是个阴冷刺骨的冬日，昏黄的天空下，我看见父亲远远地骑来，还是那辆自行车。只是车身由于年久日深的磨砺已经布满了斑驳锈迹，很多部件已经损坏严重，骑动的时候发出“吱吱吱”的晃动声，仿佛只要一个趔趄就会散架似的。父亲从衣服里层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严实的红色油纸袋塞给我：“给，就那么多。”末了，又嘟囔一句：“别乱用。”然后转身骑上车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突然发现父亲的背驼了，身姿不再像从前那么挺拔。在高大的自行车的衬托下显得那么渺小与苍老。那一刻，我内心翻涌奔腾：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会像他这样毫无保留地支持我的决定，纵容我的任性。

第二年，我坚持给父亲买了辆电动车，至此他的自行车才彻底“退休”。

“哈哈哈，dada(爷爷)。我太喜欢坐你的自行车了！”儿子坐在前面的三角横梁上，一脸的新奇与自豪。“哈哈哈，那dada带你多骑几圈。”“好好好……”听着一老一少欢乐的笑声，我似乎又回到了那段车轮飞扬的美好时光，而自行车似乎也开始了它新一轮的使命。

我和我老爷子的鸭脖“江湖”

■方斌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喜欢管我的父亲叫“老爷子”。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但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大抵是觉得这样称呼我父亲很“酷”，很有江湖味儿。一开始我母亲一直想纠正我的叫法，觉得这样叫把人叫老了。不过他们拗不过我，也就随我去了。到了现在，也没有改回来的念头。因为我母亲时常加班的缘故，我和我老爷子经常去菜市场买一只烤鸭充当晚饭的主菜。以前的百步桥菜市场有一家我老爷子时常光顾的店，而我因为在附近上学，就跟着老爷子一起去，也很熟悉。“半只烤鸭！”“要脖子！”“切大块！”每次都是一样，干净，快节奏，不啰嗦。

回到家，老爷子总会在不经意间将鸭脖捡出来吃掉，或是下饭，或是整两口啤酒下菜，或是看着报纸当个零嘴。每每等到晚饭上桌，鸭脖已经没了。剩下大块大块的鸭肉，和一个大大的鸭腿。那时候我年纪小，觉得鸭腿是一只鸭身上肉最多也应该是最好吃的部位，也不觉得鸭脖没了有什么遗憾的，甚至没注意到为什么老爷子明明喊了“要脖子”，却一块鸭脖也看不到。老爷子就这么胜我一筹，不过我觉得胜之不武。

大约是到了初中，我应该是从小商店里尝到了鸭脖，肉紧实，味道也不错。于是，之后

买来的烤鸭，我都会翻找鸭脖。一开始，我一块也翻不到，这才注意到老爷子会将鸭脖悉数检出。就这样，我跟老爷子开始争夺鸭脖，开始了不少明争暗斗。起初我只是趁吃饭前去翻找，只找到老爷子剩下的或是遗漏的一两块鸭脖。后来，我学老爷子，一到家就立刻去翻鸭脖。而老爷子也是一样，于是我们就把好好的一盘烤鸭，翻得乱七八糟，只为找到几块鸭脖。不过，我人小，在气力十足的老爷子面前，我自然占不到什么优势。有时候只能感慨，老爷子就会欺负我还小，抢不过他。

过了一阵子，我想着既然抢不过老爷子，动武不行就用脑子。我寻思了很久，我只有一个下手的时机，就是买完烤鸭回家的路上。那段路途我坐在老爷子的电瓶车后座，我可以手持这一盒烤鸭，只要提前准备好筷子，就能肆意地大快朵颐。不过很快就失败了，一来坐在电瓶车后座也不是很稳，翻找起来很不方便；二来老爷子一直用“很危险”来制止我，不过我还是偷偷尝试了几次；三来，真的出了事故。那次是我在翻找鸭脖的时候，老爷子因为前面突然蹿出来的行人急刹车，筷子戳在我额头上，那盒烤鸭也滚落在地。所幸额头没什么大碍，也没流血，只是那晚老爷子又折回去买了一盒烤鸭。

自这事后，我发现老爷子不再跟我抢鸭脖了。但他还会把鸭脖挑拣出来，然后用牙

签从鸭脖的皮肉间剔出一粒粒白色的像油脂一样的小颗粒。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那是鸭子的淋巴结。我跟老爷子似乎也不争不抢了，谁夹起来就谁吃。很快我步入高中，晚饭经常在学校里吃，也吃不到老爷子买的烤鸭了。再后来是大学，连早饭都没法在一起吃了。这些年的鸭脖大抵是悉数进了老爷子的肚里，没人跟他争抢也不知道寂寞不寂寞。

等到我大学毕业，在这儿落地工作之后，晚饭又经常在家里吃，又开始出现烤鸭了。但我已经忘却了争夺鸭脖，只顺着吃，也没注意到，老爷子不仅不跟我抢，而且也不怎么吃鸭脖了。到最后盘里还剩的几块鸭脖，我也不客气。

当我某天注意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也注意到了他的脸颊跟额头的颜色愈加显得深暗，有些像烤鸭的鸭皮。他现在开始吃烤鸭身上肉较多的胸部，大抵都是一层又薄又酥脆的外皮，一块一点儿也不紧实的肉以及一块一点儿也不硬的软骨组成。此外，老爷子也不喜欢吃排骨了，更喜欢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五花肉。老爷子原来极喜欢牛肉，现在更喜欢酥软的牛腩。此后，我自然而然担起解决鸭脖的角色。现在，轮到我去胜之不武了。

我跟老爷子明争暗夺，谁都知道在这小小的鸭脖“江湖”里，到底夺得了什么。

我的阿爸

■高丽

我的阿爸，没有万贯家财，却给予了我幸福的生活；我的阿爸，走在人群中很快就会被淹没，却能让我时时地想起他；我的阿爸，没有伟岸的身材，却让我能安心地躲在他的后背安逸了40多年；我的阿爸，瘦瘦高高，腰身和弘一大师一样细，却将我保护得毫发无损。

阿爸师范毕业，在我们老家的初中教书，22岁那年，他和我妈妈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家庭。在泛黄的照片中，他的脸上满满的都是喜悦。后来，我姐一声啼哭声划破寂静的清晨，在那个昏暗的厢房里，我姐出生了，聪明伶俐甚是可爱。

阿爸26岁时，我哥出生了，在我哥3岁的时候，就已会背唐诗宋词，还会迅速地做加减乘除，阿爸欣喜若狂。

阿爸29岁时，我哥在玩皮球时溺亡在池塘，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人瘦到脱形，不仅苍老还沧桑。

阿爸31岁时，我出生了，阿爸听到洪亮的声音以为是男孩，看到是丫头片子时，一屁股坐在厨房的灶头边足足抽了三包烟。因为我是女孩，只是婴儿的我看不到父亲眼中深深的失望。后来我学会叫阿爸时，父亲才开始抱我，只是我没有溺亡的哥哥聪明，父亲说太聪明的孩子是留不住的，平凡的孩子才能安康。

阿爸33岁时，上海的姨妈来我家把我抱走了，后来，姨妈家附近一对夫妇想收养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计划生育，但政策规定可以生两个孩子。姨妈说，让小姑娘到大户人家生活，阿爸妈妈又可以生一个孩子，运气好的话，可能生个男孩，这样子对大家都好。

阿爸34岁时，阿爸带妈妈乘大利班到了上海，考虑了一年，阿爸妈妈同意了姨妈的建议。在看到陌生人来敲门，我礼貌地问：嬢嬢夫夫(上海人称叔叔阿姨的意思)，你们找谁呀？妈妈嚎啕大哭，阿爸铁青着脸一把扯上我到了轮船码头。那一年，我回家了，后来好长时间阿爸妈妈不让我去上海姨妈家。

一路走来，我见证了阿爸风里雨里去撑起了我们的家。小时候我爱吃肉，阿爸就会买钙片给我吃，在食堂里吃饭，碰到有鱼有肉时，阿爸把素的挑出来自己吃，荤菜带回家给我们吃，所以从小到大，我和姐姐的海拔都在小伙伴中一直属于中上水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阿爸一直很瘦，妈妈说，大风来时，让你父亲牵根线，我们来放风筝。从我懂事起，我的邻居们常常当着我的面夸我的哥哥，比如，他们会问我：“阿丽，你会背唐诗几首呀？”当我摇头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你的哥哥只要读一遍就能背诵如流。小学时，只要有考试，他们就会问我：“阿丽，数学多少呀？”当我沉默不语时，他们就会说：“你哥哥三岁就会加减乘除。”所以从小我最怕数学，我的常常考试一直很糟糕，文理偏科现象较严重。父亲为此担忧不已，但却一直和我说：“没关系，我们只要认得钱就行了，会数钱会用钱就能在社会中生生存了。”

我一直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阿爸对我从来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常常听到他和妈妈说，会花钱说明孩子不会太傻，花掉了自然就会想到要挣钱，孩子自食其力就行了。所以小时候，家里打酱油这些小事妈妈都是使唤我去做，慢慢地，我甩掉了自卑，就像个野孩子一样在村里横行霸道，村里的人都说阿爸太宠我了，哪有小孩子长大不打的，更何况小时候我调皮。后来，我才发现，阿爸对我的期望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生，我真的太会花钱了，一直存不住钱，而且一有钱就花了，每个月忙着还花呗和透支卡，还有越还越多的房贷。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最怕的就是蛇，对蛇有着严重的心理阴影。记得刚上一年级的那个暑假，村里有人钓黄鳝，妈妈买了好多，放在篮子里。为了怕猫进来偷吃，妈妈把篮子放得高高的，挂在正窝的梁下。我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疯玩回来，看到一条黄鳝在地上爬，以为是上面篮子里掉下来的。连忙用手捉住，铺了个凳子想放大梁下的篮里。邻居从我家门前经过，看了我一眼，大喊：“蛇！”爬在凳子上的我甩了甩手中的黄鳝，向邻居解释：错啦，我家今天买黄鳝啦！邻居大喊：快放下。这时，我才发觉手里是冰嗖嗖一片，哪里来的黄鳝呀，我大叫一声扔了手中抓着的水蛇。那一晚，我高烧不退，阿爸背起我半夜敲开了赤脚医生家的门。半年后的一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在床上滚来滚去，实在睡不着，就拿起床头向上抛，结果刚把枕头抛起，一条小蛇盘着身子“丝丝”地向我吐着红信子，吓傻了的我捂住耳朵躲在床角落大声尖叫，阿爸像神兵一样降临，擒起小蛇扔在后面的小河里，可是，那一晚我一直不敢睡。后来，天一黑我就又哭又叫，然后两眼发直，浑身抽搐。阿爸每晚都叫妈妈哄我睡，说小孩子怕天黑，长大

了就会好的。还真像父亲说的，妈妈用爱赶走了我心中的恐怖。长大后我才知道，有一种精神病是惊吓出来的，医学上叫恐怖症。我不能不感谢我的父母，是他们用慈爱的心驱走我心中的黑暗，把我拉进了一个光明和温暖的世界。

阿爸一开始教历史，所以他给我取的名字是：高丽，应该还有希望健康美丽的意思吧。小学时我嫌丽不好写，自作主张改成：高理，再说有理走天下。阿爸看到我改名字，竟然什么也没说。结果户籍警察听镇上的人叫我丽丽，直接给我上了户口：高利利，初三考试时才发现，然后班主任划掉一个利，直接成了高利，后来就成了我身份证上的名字。阿爸和我说，反正是同音，说明你与其他两个字没有缘分，踏上社会后，经历生活的挫折和磨难后，我把利字写成了莉字，草字开头，卑微而渺茫。阿爸看我一路折腾，总是笑而不言。近年来，我在微信上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高丽，这是父亲对我美好的祝福，希望我每天的日子和心情都美美的。

阿爸59岁时，妈妈在胆结石开刀时意外发现是胆囊癌，医生直言叫我们放弃治疗。那个时候，我刚刚工作，我和姐姐听到癌症吓得瑟瑟发抖。阿爸陪着母亲往返于家和医院，一次次地送妈妈赴上海治疗，13次化疗阿爸都是紧紧地陪着妈妈。妈妈从医院回来后，阿爸就开始了熬中药，我们的家里总是弥漫着浓浓的中药味。阿爸说大上海的医疗水平与国际接轨，所以哪怕看中医，阿爸也固执地认为上海医院要好，每一次都心甘情愿去黄牛处买个挂号的号码。看看阿爸节俭，遂和阿爸商量：我年轻可以起早去排队挂号，省下黄牛费100多元。阿爸不同意，他说，女孩子在外不安全，这个钱不能省。那一年，正好是我市医疗改革第一年，报销极少，妈妈的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为此妈妈心痛不已。阿爸不时安慰妈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至少每月还有国家发的固定工资。”

生病的人脾气不好，妈妈经常会发脾气，有时候莫名其妙得不可理喻。刚刚还笑容满面，眨眼就乌云密布，经常会殃及在家的我。阿爸不好时地呵斥我：“生病的人心情不好，你要体谅你妈。”更多的时候，阿爸甘愿做导火线，让妈妈芝麻小事絮絮叨叨念个够。

妈妈生病20多年，中药也喝了20多年。熬中药之类的活阿爸不放心交给我们，都是他自个儿盯着的。妈妈除了中药，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品，怕她忘记了，阿爸专门给她排了个表，几点钟吃什么药，吃多少的量，类似我女儿的课程表。很多时候，妈妈逛街去了或者参加社区活动去了，到了喝药的点还没回来，父亲就会打电话给妈妈，口气很凶，就像小时候训我们一样。妈妈吃药时，阿爸还会不重样地备下零食。有一次，我给妈妈买了好多零食，阿爸看了后和我说：“你妈妈常年喝中药，以后不要给她买甜的零食，对胃不好。”我暗暗自责于自己的粗心，后来给妈妈买零食时再也不敢买甜的了。

阿爸60岁退休，我就成了一名啃老族，和父母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家，都有热菜热汤。每一次回家阿爸总会准时为我开门，我一直纳闷，为什么阿爸每次都会这么凑巧呢？后来的一个星期天，姐姐打来电话，说一会儿带着我的小孩侄过来吃中饭，听完电话后阿爸从沙发站了起来站在窗口，我以为阿爸在玻璃窗前看风景，直到阿爸开了门，才传来姐姐的脚步声，还有我姨侄欢快的笑声传来，我才明白，原来窗口是阿爸的观察呀！怪不得好几次和小姐妹聚餐后去唱歌，哪怕回来得再晚，走到楼梯口时，阿爸已经给我开了门。后来，我再也不敢晚归，我怕阿爸坐在窗口一直等我，更怕阿爸担心晚归的女儿而焦急。

阿爸年轻时喜欢抽烟，现在老慢支等老年性基础病让他痛苦不已，每天早晨我总是伺候阿爸：睡得如何？呼吸如何？阿爸总是和我说，蛮好蛮好。但好几次他身体不好都是妈妈告诉我，然后才及时就医的，即便如此我还是每天伺候他。我的阿爸是超人，时光呀，请不要打败他！

阿爸从来不言“爱”字，但我知道，我们是 he 最亲的亲人，我一直是阿爸最牵挂的孩子，哪怕阿爸一直说对我没有期望，但我知道上学时他怕我考不到好学校，就业时他怕我找不到好工作，结婚时他怕我找不到好伴儿……

经历人世间的苦和乐，才有生活的百种活法，阿爸年龄大了，总是会唠叨个不停，但我知道，他是为了我好，我不敢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但是我一直以能做他的女儿为荣，因为他把爱注进了我沸腾的血液里，因为那沸腾的血液每时每刻都在表现着他们赋予给我的生命的力量。我是阿爸妈妈的孩子，幸福没有遗憾！